

母亲生病了,已经迁延多时,治疗无望,我才突然想起来似的,要回去看她。于是急忙赶过去。她已卧床不起。发热,脸颊有点红。我伸手握住她的手,她的手圆圆的,厚实的,在发烫。我感觉她快不行了。这就是弥留之际,人多半是在昏迷中离世的。我的心被尖锐的刺扎了一下,眼泪涌出来。

一激灵,人就醒过来。母亲离开我十年了。

十年间,我梦到过多少回。每次梦里,她都是生病的。没有一次梦里母亲是年轻的,健康的。那个身体好好的、有活有性的母亲,离世前就在我的记忆里销毁了。

梦中很多时她快治好了,或者,在坚强地同疾病斗争,而且她明确相信,病能治好。但我知道,这个病治不好,我的心就一次次被熬煎。

梦见离世的祖父母也是这样。祖父去世快三十年了。我梦见他也是病中。梦中,他听信各种偏方,吃各种虫子、草根,两颊皆黑;有时他离家出走,无影无踪;有时他坐在一个高高的土坎上,看到我,恍若无睹。

祖母钻进那间阴暗潮湿的披厦里,一个人围着锅台做饭,那时祖父已经去世。祖母八十九岁高龄,独自照顾自己到生命的最后时刻。我在外地工作,每年和她相聚的时间以小时计。余下的时光,她都在我的梦里。祖母坐在拆毁的旧宅基上,一地废砖头,檩条斜插在地上,祖母坐在暖桶里,围裙罩着她的下半身。房子没有了,她还坐在那里,风吹起她灰白的头发。吹着吹着,祖母像一堆灰,消逝了。

祖母常说,我一闭眼都是死人,我娘,你舅爹,你爹爹,他们都死了。我一闭眼就跟他们在一起。

村子里没有八十多岁的人,没有人停下来听她慢慢说话,她耳朵那么聋,已经没法交谈。我听她说完一句,自己动一下嘴,她按照自己的思绪往下说。我们的对话徒具形式。

小美人鱼喝下巫婆给的毒药,尾巴如被利刀劈开,成为人类双脚的模样;每走一步,脚都像刀割一样疼通。那是陷入无望情感中的痛苦。别说每一步,就是每一点呼吸,都是刺骨之痛。而且,她拿来跟巫婆交换的,恰恰是能传情达意的声音。多年以后才逐渐明白这个隐喻的真正涵义,面对最重要的人和事,人就是那样容易陷入失语状态,无法诉说,或者诉说完全无效。

祖母耳聋之后,她面对的就是哑的世界。她能说话,但

很少有人耐心听她说。她说的人和事,我们这些匆忙奔走的人既从未谋面,也没有兴趣了解。又聋又哑,她在这个世界有多孤独。

母亲生病后,我们极力隐瞒,到最后谎言千疮百孔,我还是拒绝和她讨论真实的病情。母亲想回家终老,我硬将她送到没有希望的医院里,她一定也感到了无从诉说的哑的痛苦。

小时候,我做梦是蹬被子,梦里跑步,上树,骑自行车沿江堤狂奔。现在我做梦,常梦见离世的亲人。如果说时间会治疗创伤,为什么我醒来还有泪水呢?难道说这些事还留在我的心里,没有好好地跟亲人告别,没有真切地表达我们的悲伤?

小时候有了什么愿望,跟大人说出来,得到应许或者被拒绝,明明白白。我于是以为任何事只要充分表达了,情绪和愿望就会得到释放,譬如用哭嚎表达了悲哀,悲哀就会消散。现在的许多事无以表达,无法用言语传递出,悲哀没有完全消散,就像泥淖里的气体,总会找机会在泥水里冒出来。只要泥淖存在,永远会有发酵的气泡在冒。

讲清楚有用吗?生离死别,总是与孤独、恐惧为伴。有一次母亲疼痛稍缓,安静地睡了一小会,我从她身边经过,她那消瘦、疲倦的脸,我多看一会儿眼泪就要出来。突然,她醒了,看我正在看她,我赶紧将脸背过去。母亲生病后,我从未在她眼前掉一滴泪。我的泪水会让她感到紧张,还是给她一点慰藉,到现在我也不知道。

时间确实治疗了创伤,否则我会一直沉浸在当初剧烈的痛苦中。最初那段时间,我不仅是失去了母亲,还失去了自己的方向,惶惶不可终日。母亲离开我后,我将她的衣服打了一个大包,收藏在衣柜的最深处。有个春天,我翻晒旧衣,将这些衣服一件件摊晒在春天的阳光下。半下午去收拾折叠,一声哭啸自胸腔出来,连自己都倍感陌生,那么突然,不可遏止。哭过,收拾好,放回衣柜深处,再不开打。

白天,我并没有想起某个人、某件事;晚上,毫无道理、毫无防备,往事猝然入侵。这些梦是不是在告诉我,过去了的往事,并未从生活中彻底消逝。

不用开启记忆的闸门,大脑放松时,某个意想不到的记忆碎片就会突然楔入。

人的皮肤受伤,及时护理用药都会恢复,最多留下瘢痕。往事留下的瘢痕难道就是



月光城 散文

失语

冯渊

这些突然降临的梦?

我从梦里醒来,看着窗外辽远的黑沉沉的夜空,听到不远处江面上传来的汽笛,觉出随着年龄增长的庞大的寂寞。二十年前,我和晚年的祖母说话,因为她严重耳聋无法交流,不免有些急躁;现在,就算我还耳聪目明,也能清醒地预感,要不了多久,我就会体味到祖母的孤独。

傍晚,我开车经过江海交汇处,看到江滩上堆放的巨型防浪石,凶猛的浪头袭击江堤,巨石默无一言,我闭眼也能感觉它们的存在。浪花从遥远的地方追撵而来,遭到堤岸和巨石的抵抗,掀起滔天巨浪。它们的对话轰然作响,用尽了全部热情。我闻到江水的腥味。我喜欢这种有力的拍击、冲撞,天空之下,风雷激荡。

巨石如果没有江水的冲刷,它会风化破裂。

江水如果永远与泥砂为伴,它会凝滞腐臭。

没有充满情感的交流对话,人封闭在自己的记忆里,就是风化的石头,就是一湾死水。

在这个热闹又孤独的世上,为了工作,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连续两三个小时演说;那些听了演讲、受了蛊惑的人激动地跟我联系,我们礼貌地发一两通微信,很快又恢复成陌生人。

很多时候,我们不知不觉失去了对话的契机,能力,甚至愿望。

在人海里充分交流自己的感受、愿望和情绪,像浪花与巨石的劈面相逢,碰出漫天水花;心与心相互映照,电光火石,闪射出银子般的光芒;那一定是最幸福的事了。亲人之间尚有许多话题难以交流,许多幽微之处难以共享;要在陌生的人群里不聋不哑,获得“说的自由”和“听的敏锐”,而不是“点赞”之交,不是任性使气,不是骄纵,不是宠溺,要在尘世里寻找巨石和浪花汹涌澎湃的对话,结局会是什么?

森林女神 Echo 为赫拉所妒,成了半个哑巴,她能说话,但只能重复别人话语的最后几个字。Echo 爱上了骄傲的美男子 Narcissus,情不自禁尾随其后。

Narcissus 问:“谁在这里?” Echo 纵然欣喜若狂,也只能重复那美男子说出的最后几个字:“在这里。”

Narcissus 那么骄傲:“我宁死也不愿让任何人占有我!”

“占有我!”Echo 只能说出让对方误解、让自己羞愧的几个字。Narcissus 高傲地离去。悲痛的 Echo 躲进山林深处,化作山谷中的回声。

为激情驱使而极力表达的人,在“说”这方面是有残疾的;Echo 隐喻了这种缺憾。

听不懂对方全部真意的人,因自恋而听力无能;Narcissus 最后只能孤独地爱自己。

然而,如果美人鱼伶牙俐齿,如果 Echo 舌灿莲花,如果 Narcissus 善于耐心倾听,他们就能获得甜美、饱满的爱情吗?

在人海里,我们是靠语言吸引对方,获得心灵的亲密?

也不全是,但至少,“说”,提供了基础;而不能“说”,喻示着交流陷入了困境。

得到充分表达,情感就会饱满?会不会太过顺畅而失去吸引力?两只鸟在林间唱歌,彼此诉说绵绵爱意,最后相约产卵孵蛋,不过是动物本能在驱使。

我这样说是妒忌那两只鸟吗?

就算是吧。其实我更担心自由畅适的诉说也会成为一种习惯,这种习惯会不会摧毁新鲜、充实的情感?

再看失语造成的交流障碍,老天是不是用这种方式启示我们,对声音障碍的反省,才是我们更应学会的本领?

相爱的人不明就里走散,亲人经受病痛折磨离世,每个个体终将孤独终老,再喜欢叽叽喳喳的人,面对这一切都会慢慢失语。——你还有什么要说?

我从病重的母亲身边走开,我从眼睛锐利双耳严重失聪的祖母身边走开,我从所有爱过的人身边,走开。

走开。走散。最后,我走入一个孤绝的四壁森严的城堡。我在那里,终日默无一言。白天,我清扫落叶,安顿每个虫子的生活,给蝴蝶、蜻蜓和蛾子献上纯净的雨水,给蚯蚓、蝼蛄、蚂蚱润湿泥土。夜晚,我因为白天的劳累沉沉入睡,这样就不会有梦入侵、破坏安宁。

不要说,不要说了。硬要去看,最后就是 Echo,形销骨立,不会再产生新的对话,只会化作自己发出的音响的毫无意义的回声。

